

老狗學把戲： 立委選舉政黨提名的有效性

徐永明* 陳鴻章**

- 一、前 言
- 二、文獻回顧
- 三、國、民兩黨的選舉表現
- 四、以選區提名失誤為指標
- 五、以選票有效動員為指標
- 六、代結論：初步的發現

為探討政黨在 SNTV 選制中的有效提名行為，本文從政黨提名數的最適性（optimality），以及選票動員配置的有效性兩個面向來測量。初步發現，從提名失誤的角度觀察，國民黨進入九零年代後失誤率增加，伴隨的是超額席次利益的降低；相對的，民進黨則呈現相當的學習能力，在選票增長有限的情況下，透過降低提名失誤，大幅擴張席次率。但是在選票有效動員的面向來看，故事略微不同，國民黨配票能力仍強，民進黨亦有長進，差別的是速度快慢，造成目前不同的選舉命運。

關鍵字：單記非讓渡制、國民黨、民進黨、席次紅利、政治學習

* 中研院社科所助研究員，polymh@gate.sinica.edu.tw

** 政治大學政治所碩士班

東吳政治學報/2002/第十五期/頁 87-121

本文初稿發表於中研院經濟所主辦之「政治經濟研討會」，（2002年，台北），感謝參與者及兩位匿名審查人的意見。

一、前言

台灣區域立委選舉長期採用「複數選區單記非讓渡制（single non-transferable vote under multi-member district system）」，簡稱 SNTV 制，在此一多席次相對多數決選制下，政黨面臨選舉提名的最適問題，以及選票分配規劃的需求。SNTV 制下比例性介於「單一選區（single-member district system）與比例代表制（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 system）」簡稱為 SMD 制及 PR 制，兩種選制之間，且隨選區大小的不同，在制度面上對於規模大小不同的政黨，賦予不同的優勢與限制。選區越大，因為比例性的提高，給予小黨相當的生存空間，反之選區越小比例性越低，規模較小的政黨相對因選票的不足而受到壓抑。

除此之外，SNTV 制也提高政黨選舉提名的困難度，在單一選區制下不論是絕對多數決或相對多數決，政黨只要提名一個候選人即可，在 PR 制下席次的分配以得票比例為準，政黨所考量的是如何擴充得票即可。但在 SNTV 制下選票不可轉移且採相對多數決，政黨所面臨的是如何達到最適提名，以及選票運用能力的考驗。而且在小黨有相當生存空間的情況下，參與者的進入容易，更使選舉的不確定性及競爭性提高，處於這樣高度競爭且不確定的選舉環境下，政黨如何有效提名及運用選票即成為有效反應政黨得票或能否獲取超額席次的關鍵（Cox and Niou, 1994；徐永明，2002）。

對於這些理論與實際政治上的關懷，本文嘗試以一九八三至二〇〇一年七次區域立委選舉中國民黨、民進黨的選舉提名與席次分配為分析對象，分別從選區提名及選票是否有效動員兩個方向建立評估指標，期能對國民黨及民進黨歷年來的提名行為有所了解，並且在政黨提名行為的評估與測量指標之建立有所貢獻。

二、文獻回顧

過去關於單記非讓渡選制探討的文獻，主要有以下三類。首先是關於 SNTV 比例性的探討，主要討論此一選制（SNTV）對於規模不同政黨的影響。在研究焦點上；分別從政黨選舉操作與制度本身機械性作用，進行探討（Lijphart, Lopez Pintor and Sone, 1986; Taagepera and Shugart, 1989；謝復生，1992；Cox and Niou, 1994；黃德福，1994；Cox, 1996）。其次，則是針對 SNTV 選制對候選人的選舉行為、政黨政治發展的影響為主的探討（王業立，1991、1999；Hsieh, 1996；Liu, 1999；黃秀端，2000；徐永明，2002）。此類研究，主要探究 SNTV 選制下的選舉行為、制度對政黨體系的影響，及提出相關改革建議。最後，亦有針對台灣民主化過程中，選制選擇進行探討的研究（Hsieh, 1999）。

首先，是關於 SNTV 制比例性的探討方面，部分學者主張此一選制具有超比例性（superproportional）的特色（Lijphart, Lopez Pintor and Sone, 1986; Taagepera and Shugart, 1989）。¹持此一主張的學者，之所認為 SNTV 制具有超比例性，不外從政黨選舉操作的角度出發，因為大黨相較於小黨在此一選制下將面臨更嚴峻的提名（超額、低度提名）、選票配置等問題的困擾。所以，不是發生較多的提名、配票錯誤，就是傾向保守，因此造成對大黨不利而小黨有利的情況。另一方面，亦有學者主張，SNTV 制下小黨和大黨同時面臨同樣的問題，所以是次比例性（subproportional），也就是對大黨有利、對小黨不利（Cox, 1996）。亦有學者從選制本身的機械性特性探討，主要認為 SNTV 制的比例性介於 SMD 與 PR 間，且選區越大比例性越張顯（謝復生，1992）。也就是說，在 SNTV 的比例性的探討上出現分歧，之所以如此，不

1. 所謂超比例性（superproportional）就是認為 SNTV 制下，在得票轉換成席次上，對於小黨有利，相反的對於大黨較為不利。

外是分別在選舉操作困擾的認定不同、制度的機械特性出發所造成的歧異。

對於SNTV制比例性的歧異，在針對日本、台灣的研究中發現，日本的自民黨（LDP）、台灣的國民黨（KMT）皆有超額獲利，且選區規模越小超額獲利越高。²同時指出，之所以會有有利於執政大黨的結果，不外是因為擁有政策制定優勢的執政黨，可以克服提名、配票等困擾。且因為其他在野的大黨無法克服提名、配票等困擾，所以自然造成有利於執政大黨的結果（Cox and Niou, 1994）。而在針對台灣所進行的研究所得到的結論，指出對於大黨（國民黨、民進黨）有利，但在選區規模與政黨超額獲利上呈現J型發展。亦即在較小的選區有較高的超額獲利，但在選區規模超過9席之後大黨又同樣有較高的超額獲利（黃德福，1994）。

同樣的在台灣的研究上也出現些微的歧異，在Cox and Niou（1994）的研究主要針對國民黨一九八〇至一九八九年，立委選舉的表現，但在黃德福（1994）的研究中，發現一九九二年的立委選舉中兩大黨（國民黨、民進黨）皆為超額獲利者。在一九九二年國民黨為執政黨、民進黨為最大在野黨，但所呈現的卻是不論執政或在野的大黨皆能有超額獲利。這和Cox and Niou（1994）的研究所指出的「之所以執政大黨會有較好的選舉表現，不外是因為擁有政策制定優勢的執政黨，可以克服提名、配票等困擾。反之，其他在野的大黨因為無法克服提名、配票等困擾，所以在選舉賽局的表現相對不理想……」，略有不同。

其次，除了關於比例性的研究外，國內對於SNTV選制的研究主要在於，SNTV選制對候選人的選舉行為、政黨政治發展的影響。在SNTV選制對於候選人的選舉行為及政黨政治影響的探討上，學者多認為SNTV選制對於競選風氣、政黨政治有不良的影響，且建議加以改革以利我國政治運作的良性發展（王業立，1991、1999; Hsieh, 1996）。而在政黨選舉操作的研究方面，

2. 所謂超額獲利就是指，得票與席次的不比例性。在完全PR的情況下，完全依得票轉換成席次比例即無席次比例高於得票的情況。而若有席次比例超過得票比例，即為超額獲利的情況。

則是針對特定選區研究國民黨如何進行動員，以最大化席次的可能（Liu, 1999）。在 Liu（1999）的研究主要針對於國民黨，一九八〇至一九九五年間在台北市如何運用責任區制有效建立動員網絡。其指出此一選舉動員機制，在一九九二年後逐漸受到來自民進黨、新黨的衝擊，而主要造成選舉失利的主因為過度的提名。除了個案研究外，徐永明（2002）嘗試以較長時序、較廣泛的針對我國兩大主要政黨（國民黨、民進黨）在提名行為與選舉超額獲利表現進行研究。在其研究主要指出，政黨如何在不斷變動的環境中學習的可能，而不同的處境亦影響政黨的學習與成效。

在針對政黨研究之外，亦有對於選民在不同選制下投票行為的研究（黃秀端，2000）。其主要運用民調資料及不同選制下國內政黨得票情況，來分析不同選制下選民的策略投票行為。在一系列的研究中，較為少見的為制度選擇的探討（Hsieh, 1996）。其主要透過選制特色及政治氣候變化來探討為何，在民主化過程中的威權獨大政黨（國民黨）會有 SNTV 與 PR 混合制的制度選擇。

由過去關於 SNTV 選制的研究文獻的回顧，我們可以發現主要集中於選制比例性、對選舉行為、政黨政治發展影響的研究。在比例性的研究，我們可以發現在理論上和實證的研究上都出現，因基本主張的不同、實證個案選擇的不同，而有不同的結論。在有關台灣的研究方面，所呈現的是因選擇時點的不同而有不同結論的情況。同時也出現，時序上的不連續、研究面向集中於執政黨（國民黨）等缺憾，此亦造成對於政治環境變遷掌握的不足、整體比較的缺乏。而在選舉行為、政黨政治發展的研究上，同樣出現時序上的不連續及主要關懷於選制對於競選風氣、政黨政治的影響與改革建議。但在較長時序、較廣泛、政黨選舉操作與學習，及更深入探討的文獻並不多見。所以，筆者認為有必要在這一方面更深入探討，一方面有利於了解長期處於 SNTV 選制下的政黨表現，涵蓋了是否有學習可能、環境變化的影響、政黨能力的變遷，且對於以往的研究能有延續及更進一步討論的可能。

三、國、民兩黨的選舉表現

作為國內政黨發展歷程上最老大的政黨，國民黨長期執政的優勢除了建基在戒嚴的體制外，其特點是在選舉的表現，以老練的經驗及強大組織動員的能力著稱；而民進黨則是一個於一九八六年成立的新興政黨，除了初期被壓制外，不論在選舉經驗或組織動員能力，一般皆被認為遠不如國民黨。因此以這兩個政黨作為比較的對象，不單是因為她們是台灣目前的兩個主要的政黨，更因為其發展的歷程相異，提供一個完整的研究機會，進行比較政黨的提名與選舉行為。首先在下一部分，我們先分別回顧國民黨、民進黨十餘年來在區域立委選舉的發展與表現。³

(一) 國民黨

國民黨作為一個威權獨大的政黨，八零年代以豐富的地方選舉經驗與完整的組織動員能力為後盾，在民主化歷程中主動參與選舉的開放，並進而透過選舉的勝利來維持政權，其中逐步開放中央民代選舉、解除黨禁到全面國會改選，且更進一步進入競爭性政黨體系的歷程中，我們會好奇：其在區域立委的表現如何，是否能透過其立委選舉的表現，來瞭解一個威權政黨在選舉賽局中的調整與轉型。

如表一所示，首先，可以發現自一九八三年起國民黨在複數席次選區的得票率總和由一九八三年 70% 持續的下滑，而在一九九五至一九九八年間僅維持在 46%，隨後於二〇〇一年更進一步下跌至 28%。⁴ 當然這一序列的得票率下滑，可大部分歸因於新興政黨的崛起，尤其重要的第三黨，如新黨、

-
3. 由於本文嘗試針對處於 SNTV 制下，因複數席次及相對多數決所帶來的提名行為難題，政黨提名行為的評估與測量指標建立。所以，所有的資料並不包括僅有一席應選席次的選區及選區規劃較為特殊的平地、山地山胞立委，因為僅有一席應選席次的選區就如同是 SMD 相對多數決。
 4. 得票率（政黨複數選區得票/複數選區總有效票）；席次率（政黨複數席次選區當選數/複數選區總應選席次）；提名率（政黨複數選區提名數/複數選區應選名額）；當選率（政黨複數選區當選數/政黨複數選區提名數）。

親民黨可以說是分裂自國民黨，但選票衰退的原因並非本文所關切，我們的關懷是政黨如何面對衰退的處境，能否透過提名行為與競選來彌補。

表一：歷年國民黨區域立委選舉複數選區表現總體變化，1983~2001

年度	得票率	席次率	席次紅利	提名率	當選率
1983	0.70	0.83	0.13	1.13	0.73
1986	0.67	0.76	0.09	1.07	0.71
1989	0.59	0.67	0.08	1.24	0.54
1992	0.55	0.56	0.01	0.96	0.58
1995	0.46	0.48	0.02	0.78	0.62
1998	0.46	0.53	0.07	0.63	0.84
2001	0.28	0.29	0.01	0.51	0.58

資料來源：政大選研中心網站，中選會 1983、1986、1989、1992 選舉實錄，聯合新聞網。

於是邏輯上的關懷是席次率的表現，在席次率的表現上亦由一九八三年的 83% 持續下跌，僅於一九九八年出現些微的回升，而於二〇〇一年的不及三成最低。雖然得票率及席次率呈現逐年下跌的趨勢，但在席次紅利的表現上，則在八零年代皆能維持在 10% 上下的水準，最高曾於一九八三年出現 13% 的席次紅利。而進入九零年代則又是另一個面貌，一九九二、一九九五年僅有 1% 及 2% 的席次紅利到一九九八年卻又出現 7% 的席次紅利，隨後又於二〇〇一年下跌到僅 1%，這代表國民黨一直能善用 SNTV 選制中席次紅利的生產，來維持政黨的優勢。

除了選舉結果所呈現的資訊外，在政黨提名行為上，國民黨的提名率於八零年代皆出現超過 100% 的提名率，更於一九八九年出現高達 124% 的超高額提名，代表提名或推薦的候選人數遠高於應選席次，表現出一個威權政黨（dominant party）的自信與能力；相對的，代表反對黨的挑戰相當微弱。

隨後於九零年代，提名率則是逐年下跌，在二〇〇一年更只有 51% 的提名率，為歷年來最低。而在當選率上，歷年皆維持在五成以上，而以一九八九年出現的 54% 當選率為最低，這可從當年國民黨以五成九的得票率，卻進

行 124% 的超額提名得到解釋，但當年（一九八九）依然有高達 8% 的席次紅利。⁵ 進入九零年代後，當選率以一九九八年的 84% 為最高，同時亦出現 7% 的席次紅利，為進入九零年代以來最高的席次紅利。

所以，綜觀國民黨一九八三至二〇〇一年區域立委選舉複數選區的總體發展，我們可以發現在得票、席次及提名率皆呈現下跌的趨勢。而在席次紅利表現上，九零年代已不如八零年代普遍獲得高額席次紅利，而在當選率上則是呈現不規則的波動。那麼這樣的發展趨勢除了表示國民黨支持度的下跌，是否也反映國民黨的組織動員能力有所變化或在候選人提名上有誤差呢？這有待從提名的最適行為與選票的有效分配兩個面向進行討論。

(二) 民進黨

相較於國民黨，民進黨是一個在一九八六年才突圍成立的新興反對政黨，不論在選舉經驗或組織動員能力，一般皆認為遠不如國民黨。但是歷經短短十餘年的發展，民進黨於兩千年贏得總統選舉，在隔年（二〇〇一）又獲得國會選舉的大勝，成為第一大黨，這樣驚人的成長速度，其原因為何，是否可以從其歷次國會選舉的表現發現一些線索。

表二：歷年民進黨區域立委選舉複數選區表現總體變化，1986~2001

年度	得票率	席次率	席次紅利	提名率	當選率
1986	0.25	0.20	-0.05	0.46	0.44
1989	0.30	0.25	-0.05	0.58	0.43
1992	0.32	0.33	0.01	0.48	0.69
1995	0.34	0.35	0.01	0.55	0.64
1998	0.30	0.32	0.02	0.46	0.69
2001	0.34	0.42	0.08	0.46	0.92

資料來源：政大選研中心網站，中選會 1986、1989、1992 選舉實錄，聯合新聞網。

如表二所示，首先，民進黨自一九八六年成立以來在複數席次選區得票

5. 在提名率計算的認定上，只要是國民黨的候選人皆認定為國民黨提名，也就是不論是正式提名、報准參選或由國民黨推薦，皆認定為國民黨提名的候選人。

率表現上，在八零年代所呈現的是略微上揚的趨勢，於一九八六至一九八九年間由 25% 成長至 30%。⁶ 進入九零年代後則在 30%~34% 間波動，維持平盤。在席次率表現上，在八零年代同樣呈現上揚的趨勢，於一九八六至一九八九年間由 20% 成長到 25%，隨後更於一九九二年達到 33%，同時首度擺脫低度代表（席次率低於得票率）的處境。而在九零年代則維持在 32%~35% 之間，值得注意的為二〇〇一年在得票率未有大幅成長的情況下出現 42% 的高席次率，為歷年來最高。接著，在席次紅利方面，民進黨於八零年代無法擺脫低度代表的窘境，於一九八六至一九八九年間皆出現-5% 的席次紅利，這反映一個新興政黨在選舉經驗上的不足及有限的組織動員能力，因此在 SNTV 選制中居於劣勢。而在進入九零年代後則逐漸擺脫低度代表的窘境，且能獲得些微的席次紅利，並於二〇〇一年出現 8% 的席次紅利。⁷

另一方面，民進黨在提名行為上，一九八六至二〇〇一年間曾兩度出現高達五成以上的提名率（1989，58%；1995，55%），其餘都在 46%~48% 之間，表現出相對保守的提名傾向。而在當選率方面，除了八零年代，低於五成外（1986，44%；1989，43%），九零年代當選率介於 64%~69%，值得注意的不外是二〇〇一年出現高達 92% 的當選率。

簡言之，我們可以說民進黨在發展趨勢上所呈現的是，除了得票率平盤外，不論是在席次率、席次紅利與當選率上，進入九零年代後的表現，都有別於八零年代。相對的在提名上則趨於保守，卻能在二〇〇一年創造了歷年來當選率的新高，同時獲得 8% 的席次紅利。這一序列的發展趨勢，是否意謂民進黨在選票運用能力及候選人提名有較好的表現，或是透過不斷地參與選舉，而有學習的效果？

-
6. 一九八六年在提名認定上雖然該年民進黨實質成立但在法律上尚未承認。所以在中選會所編之選舉實錄以不加任何黨籍處理（在政黨欄未加註政黨亦未以無黨籍處理，以空白處理），且這些候選人多為民進黨創黨元老，故在判定上是以該年在政黨欄未加註黨籍而以空白處理者為民進黨提名之候選人。
 7. 就民進黨長期得票發展而言，我們可以發現一九八九至二〇〇一年間複數選區得票增長有限（30%~34%），但席次紅利之變化相當之大（1989年-5%；2001年8%）。所以，影響其超額獲利多寡的主要因素，除了因選票增長及選制偏差而產生的自然獲利外，必須從政黨的提名行為來理解。

(三) 兩黨席次紅利、提名、當選率的比較

相較於民進黨的發展趨勢，我們似乎會有一個國民黨節節敗退而民進黨是日有增益的印象。仔細觀察，雖然國民黨在長期趨勢上，不論是在得票率、席次率、提名率都呈現逐年下降，但民進黨在得票率、提名率則維持在一定範圍的波動，並未有顯著的進取行為，席次率卻是逐年上揚。這個比較提醒我們的是，政黨在選票有效配置的能力可能值得注意；亦即在 SNTV 這樣的競爭賽局中，除了擴張選票外，政黨能否將得票轉為「有效票」，進而創造超額的席次利益可能更為重要。那麼，兩大政黨在這競爭賽局中的席次紅利表現又如何呢？

參照表一、表二，國民黨及民進黨的席次紅利變化，從發展趨勢上我們似乎可以發現兩大黨呈現競爭關係，在八零年代國民黨享有高額的席次紅利，但隨著民進黨席次逐漸能適度反映得票（擺脫低度代表），國民黨的席次紅利大幅下跌。而在一九九二至一九九八年間兩黨皆能獲得席次紅利，意謂著對於無黨籍以及第三黨的剝削，其間，國民黨於一九九八年又出現 7% 的高席次紅利，遠高於民進黨五個百分點；隨後於二〇〇一年民進黨首度在席次紅利超越國民黨，而其間國民黨僅獲得 1% 的席次紅利。⁸ 這裡所顯示的，自一九九二年起民進黨已從席次紅利的貢獻者上升為席次紅利的競逐者，而無黨籍以及第三黨的出現的確取代了席次紅利貢獻者的角色。兩黨在席次紅利獲得上呈現這樣的關係，進一步再觀察兩者的提名行為、當選情況的比較與變化。

8. 首先，在政黨認定上，除了主要大黨及具有一定影響力小黨外（KMT、DPP、NP...），其餘參與小黨（工黨、中國青年黨、建國黨、綠黨...）雖然在法律上被認定為合法政黨，但由於影響力有限，故並不特別獨立探討，僅將其歸類為無黨籍參與者。其次，新黨（NP）於一九九五年首度參與立委選舉，其在複數選區得票與席次比率分別為 13%，所以並沒有低度代表的情況。但新黨於一九九八年立委選舉，則在複數選區出現得票率 7%、席次率 4% 的情況，也就是呈 -3% 席次紅利的情況。而無黨籍參選者方面，自一九九二至一九九八年席次紅利分別為 -5%（11% - 16%）、-5%（3% - 8%）、-6%（11% - 17%）。所以，筆者認為無黨籍參與者及新興第三黨，確實受到來自於較大型政黨的剝削。

若由政黨的總體行為觀之，國民黨在提名行為的表現上，於八零年代的高額提名行為，進入九零年代後則持續向下調降，顯示反對黨的競爭壓力升高。雖然這不外是國民黨面對逐年下跌的得票所做出的反應，但也顯示出國民黨因應選票市場的萎縮，也嘗試進行調整與學習。而在當選率的表現上，除了一九九八年高達 84% 外，九零年代以來雖然持續調降提名比率，但當選率至多維持在 58%~62% 之間。這樣的提名與當選率表現，若對照其席次紅利的變化，顯示九零年代以來提名比率調整及當選率表現起伏，僅能維持些微的席次紅利。⁹

而民進黨在提名行為的表現上，提名比率歷年維持在 48%~58% 間的波動，九零年代以來更保守，多在 48%~46% 之間，僅一九九五年出現 55% 的「高」額提名。而在當選率方面，八零年代皆未能突破四成五，進入九零年代在提名率相對保守的情況下，當選率則逐漸達到六成以上，相應的是席次紅利的獲得。相對於八零年代的低當選率，造成了低度代表的現象；而九零年代以來，當選率的提高不但適度反應得票，進而與國民黨競爭席次紅利。值得一提的是，二〇〇一年出現高達 92% 的當選率，同時也得到 8% 的席次紅利，因此提高當選率，是有助於席次紅利的競爭。

綜觀國民黨及民進黨在席次紅利、提名率、當選率三個面向的表現，雖然國民黨持續調降提名以因應得票的下跌，但在當選率及席次紅利上的表現不如八零年代。而民進黨自九零年代以來雖然得票成長有限，但卻擺脫八零年代低度代表的處境，雖然得票率成長有限，卻能透過當選率的大幅成長，來生產可觀的席次紅利。除了對席次紅利、提名率、當選率的時序性行為的探討外，接下來我們探討選舉環境變化及政黨提名行為間的變動。

9. 若就國民黨長期得票發展而言，國民黨雖然自一九八三年起的得票趨勢呈現消退，但八零年代的後兩次選舉（一九八六、一九八九年）依然有 9% 及 8% 的席次紅利。且於九零年代，亦曾獲得 7%（一九九八年）的席次紅利。因此相較於民進黨，雖然得票下降，但卻也能創造席次紅利。所以，影響國、民兩黨選舉表現的主要因素乃是其本身提名是否得宜。

(四) 選舉環境變化及政黨提名行為間的變動

除了從政黨歷年的表現探討外，我們有必要在選舉環境變化及政黨提名行為方面著手。從歷年的提名、當選、席次紅利等的發展趨勢探討，我們所能了解的訊息為政黨歷年來表現及行為的變化。但對於大環境變化與政黨反應則缺乏了解，所以有必要進一步探討選舉環境變遷、選舉結果、政黨提名行為的變化情況，以了解政黨提名行為和環境變化、選舉結果間的關係。

表三：國民黨、民進黨歷年提名數增長與當選率，1983~2001¹⁰

政黨 年度	國 民 黨			民 進 黨	
	應選名額增長率	提名數增長率	當選率	提名數增長率	當選率
1983	—	—	0.73	—	—
1986	0.04	-0.02	0.71	—	0.44
1989	0.31	0.53	0.54	0.68	0.43
1992	0.49	0.21	0.58	0.29	0.69
1995	0.04	-0.16	0.62	0.19	0.64
1998	0.40	0.13	0.84	0.17	0.69
2001	0.00	-0.19	0.58	0.00	0.92

資料來源：政大選研中心網站，中選會 1983、1986、1989、1992 選舉實錄，聯合新聞網。

表三所呈現的是，配合歷年應選名額增長的情況，國、民兩黨歷年來在提名數增長率、當選率的變化。以應選名額的增長代表選舉環境的變化，區域立委席次明顯增長是在一九八九、一九九二、一九九八三個年度，其餘年度僅有微幅的調整（皆為增加）。之所以會有這樣的席次增長，不外是增額立委的擴大（一九八九年）、全面國會改選（一九九二年）、配合精省的席次擴張（一九九八年），這樣的變化代表席次的增加，參與空間擴充，以及

10. 應選名額增長率（本屆與上屆應選名額差/（除以）上次應選名額）；提名數增長率（本屆與上屆提名數差/上屆提名數）；當選率（政黨複數選區當選數/政黨複數選區提名數）。

競爭更加激烈。

在這三波席次擴充，國民黨與民進黨皆出現不同幅度的提名數增長，且在時序上呈現為增長幅度大幅下降的趨勢。一九八九年第一波應選席次擴充（增長幅度為 31%），兩黨皆以大幅的提名數增長因應（國民黨，53%；民進黨，68%）。隨後一九九二年第二波應選席次擴充（增加幅度為 49%），兩黨雖有提名數增長，但在增長幅度起比一九八九年的幅度較為保守（國民黨，21%；民進黨，29%）。第三波應選席次擴充（增長幅度為 40%）於一九九八年，兩黨雖然在提名數上有所增長，但在增長幅度上同樣維持一成多（國民黨，13%；民進黨，17%）。對於這樣的情況我們若配合兩黨當選率探討，不難發現雖然應選席次於第二波（一九九二年）出現高達 49% 的擴充幅度，遠高於第一波擴充的規模，兩黨卻因受到前一次（一九八九年）當選率不良的影響而保守應對。

另一方面，在歷年提名數增長上，國民黨與民進黨呈現相當的差異，國民黨除了一九八九年出現高達 53% 的大幅擴充外，其餘年度擴充幅度相較於民進黨皆是較低度的擴充，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九八六（-2%）、一九九五（-16%）、二〇〇一（-19%）三個年度皆出現負成長。而在民進黨方面，大趨勢呈現逐年下降的情況，除了一九八九年出現高達 68% 的擴充外，但於一九九二年擴充幅度僅 29%，且於二〇〇一年在提名數上呈現零增長。這代表兩黨在席次擴張上的心態有相當的差異，民進黨提名保守而漸進，國民黨則是劇烈調整，震動的幅度大，顯示選舉環境的變化大。

值得注意的是，國民黨曾出現三次提名數負成長的情況，而且這些年度的前一次選舉在當選率的表現並不差，但是除了二〇〇一年外，提名數負成長的年度，當選率都有相當的表現。其間二〇〇一年出現 -19% 的提名數負增長，雖然前一次選舉（一九九八年）有歷來最高的 84% 當選率表現。配合時序的探討不難發現，這三次的提名數負成長皆為新政黨成立，進入選舉賽局成為挑戰者，其中又以國民黨本身的分裂（新黨，親民黨），表現在提名數負成長的幅度，遠高於黨外宣佈組黨（民進黨）的一九八六年。

由以上總體趨勢的觀察，我們不難發現國民黨及民進黨在提名上因選舉席次的擴大、新政黨的成立無不有所因應調節，且隨當選率的變化，反應出不同的提名額度增長的調整，這充分顯示國、民兩黨透過選舉經驗的增加，不斷的在學習且嘗試因應環境的變遷。從總體資料我們雖可了解競選賽局的變化、政黨處境差異及政黨調適等訊息，但卻難以深入探究政黨在歷年選舉過程中，是否在提名的失誤或無效的選票動員與配置情況有所變化。對於這兩個面向，我們嘗試分別從選區提名是否失誤及選票是否有效動員等兩方面，進行指標的建立與測量。

四、以選區提名失誤為指標

所謂以選區提名失誤為指標，是以各年度複數選區為基本分析單位，透過三種失誤指標的建立來測量歷年來政黨發生失誤選區比例與政黨選舉表現的關係 (Cox and Niou, 1994)。所謂政黨提名失誤區分為三種：超額提名、低度提名、配票失敗，這樣的區辨方法下，三種測量指標為互斥的，即同一選區不會有兩種失誤同時發生的可能。

在指標計算原則上，政黨提名失誤指標，主要包括三個重要失誤，含超額、低度、配票失敗，此一變項是由政黨選區提名額（包括正式提名、政黨推薦、報准參選）－（減）該政黨該選區預估正確提名數（政黨選區得票除以選區安全票數）配合以下三個原則進行衡量。¹¹ (1) 超額提名：政黨選區提名額－（減）政黨該選區預估正確提名數為正值且政黨當選數低於正確提名額，此視為該選區為超額提名。(2) 低度提名：政黨選區提名額－（減）政黨該選區預估正確提名數為負值時，此視為該選區為低度提名。(3) 配票失敗：政黨選區提名額－（減）政黨該選區預估正確提名數為零時且政黨當選數低於正確提名額，此視為該選區為配票失敗。

11. 選區安全票數之計算為 $(V/N+1)+1$ ，請參考王業立（2001：111）。

透過（政黨提名數－（減）正確提名數）及以上三個原則我們即可判斷政黨選區提名是否有誤差，並可算出該年度政黨有多少選區提名有誤差。¹²但若政黨於該選區未有提名參選，在提名是否有誤差上之計算並不列入衡量及計算。

在資料範圍及認定原則上，國民黨（KMT）…國民黨主要包括年度為一九八三、一九八六、一九八九、一九九二、一九九五、一九九八、二〇〇一年。在提名認定上只要是國民黨參選候選人均視為國民黨提名（不論是正式提名、推薦、報准參選）。民進黨（DPP）…民進黨主要包括年度為一九八六、一九八九、一九九二、一九九五、一九九八、二〇〇一年，一九八六年在提名認定上雖然該年民進黨實質成立但在法律上尚未承認。所以在中選會所編之選舉實錄以不加任何黨籍處理（在政黨欄未加註政黨亦未以無黨籍處理，以空白處理），且這些候選人多為民進黨創黨大老，故在判定上是以該年在政黨欄未加註黨籍而以空白處理者為民進黨提名之候選人。¹³同樣的在提名認定上只要是民進黨參選候選人均視為民進黨提名（不論是正式提名、推薦、報准參選）。

在測量結果上，以這三個失誤為指標，探討政黨在歷次選舉、不同選區的提名失誤表現，透過政黨間、選舉年與選區間的比較，呈現 SNTV 制下不同政黨的學習過程、選舉命運（electoral fortune），以及趨近最適提名的途徑。

首先，年度的變化上，從這三個提名失誤來分析，表四呈現國民黨歷年提名失誤的種類分配、年度的選區比例，明顯的一個趨勢是自八零年代起國民黨提名失誤的比例攀升，而在九零年代維持一個居高不下的局面，當然影響了其席次紅利的衰退。尤其參照表一席次紅利的分佈來看，一九九二年（失誤選區佔 45%）、一九九五年（失誤選區佔 41%）及二〇〇一年（失誤選區佔 32%），其席次紅利表現皆相對不理想。而一九九八年立委選舉的大勝，席次紅利高達 7%，亦得力於當時提名失誤比例的降低，降為 20%，顯然提名行為的正

12. 在誤差與否的計算上，由於我國在區域立委選舉採 SNTV 制，所以並沒有把只有單一名額選區列入計算。

13. 以這些參選人所計算之總得票率，亦和民進黨中央黨部網站創黨大事記所記載之得票率相符。

確與否影響了政黨的選舉命運，以及席次紅利的多寡。

表四：歷次立委選舉複數選區國民黨提名失誤表，1983-2001

選舉年度	選區	失誤數	百分比	超額提名數	低度提名數	配票失敗數	當選率
1983	8	0	0.00	0	0	0	0.73
1986	8	1	0.13	1	0	0	0.71
1989	18	6	0.33	6	0	0	0.54
1992	22	10	0.45	6	1	3	0.58
1995	22	9	0.41	7	0	2	0.62
1998	25	5	0.20	3	0	2	0.84
2001	25	8	0.32	5	0	3	0.58
Total	128	39	0.30	28	1	10	0.66

如果分析歷年國民黨提名失誤的內容，則以超額提名與配票失敗為主，低度提名的現象幾乎不存在，顯示大型政黨所面臨的菁英參與、整合能力的問題，尤其自一九九二年以來，配票失敗的現象亦佔一定比例，顯示國民黨在分配選票的能力上不如八零年代有效，而九零年代初的超額提名亦顯示黨對於個別政治人物參政參選的影響力降低。

表五呈現民進黨歷年提名失誤的種類分配、年度的選區比例，相對於國民黨提名失誤的攀升，民進黨表現的是另一個方向與趨勢：提名失誤的降低，充分印證政治學習的效果預測：參與越多的選舉，錯誤的選區比例越低。尤其是從一九八六年高達五成以上的提名失誤，逐步降到去年底的一成五左右，展現相當的修正能力，以趨近最適的提名行為（即失誤選區為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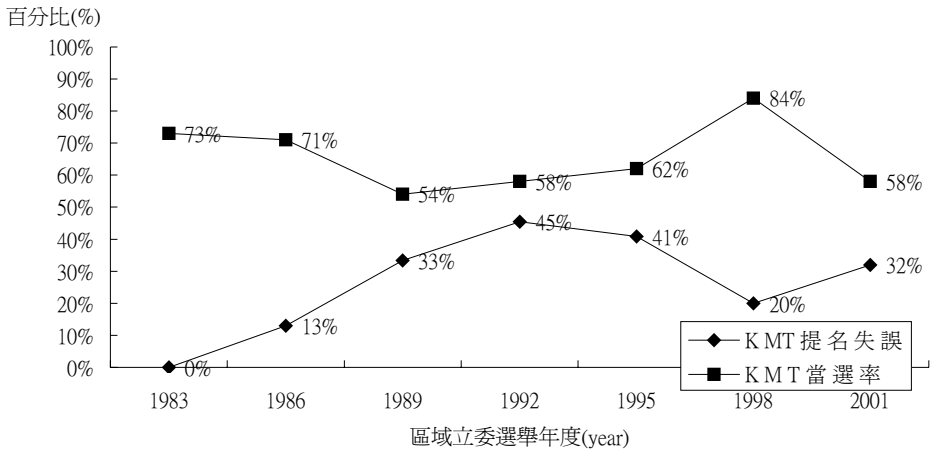
表五：歷次立委選舉複數選區民進黨提名失誤表，1986-2001

選舉年度	選區	失誤數	百分比	超額提名數	低度提名數	配票失敗數	當選率
------	----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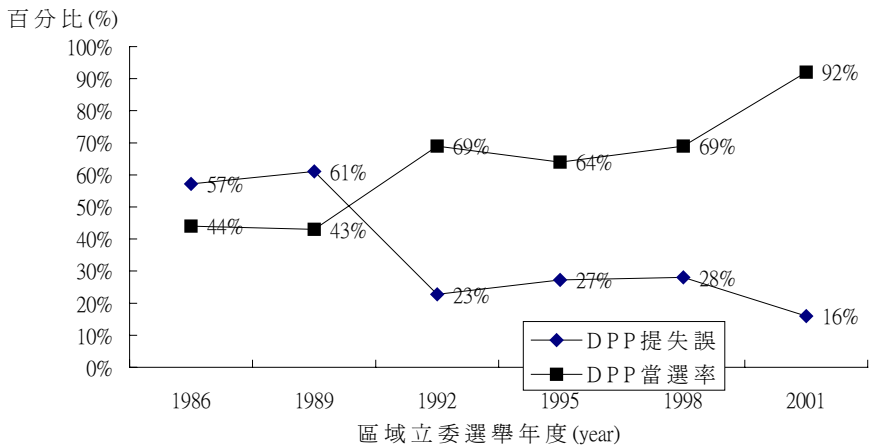
1986	7	4	0.57	4	0	0	0.44
1989	18	11	0.61	4	1	6	0.43
1992	22	5	0.23	1	2	2	0.69
1995	22	6	0.27	4	1	1	0.64
1998	25	7	0.28	3	1	3	0.69
2001	25	4	0.16	2	0	2	0.92
Total	119	37	0.31	18	5	14	0.68

如果與上表國民黨的表現相比較，不難理解為何國民黨的立委選情不樂觀，而民進黨選票增長有限，但是立院席次卻有相當的斬獲，因為兩者呈現的是交叉的走向（見圖一、圖二），代表兩者提名決策與最適行為的差距，一個趨近（民進黨），而一個遠離。如果進一步觀察其失誤的內容，發現有部分來自低度提名，這是在國民黨提名失誤中少出現的現象，代表民進黨提名過程的保守傾向，在既有選票基礎上提名；因此民進黨提名失誤中超額提名的比例亦較國民黨為低，佔提名失誤的 49%，而國民黨提名失誤中超額提名則高達 72%，這再次顯示民進黨提名的保守傾向，這個心態的持續可以解釋為何執政後的第一次立委選舉（二〇〇一年），民進黨提名數仍不過半，表現為低提名失誤率。

值得注意的是國、民兩黨的總體失誤率相近，都是三成多的選區失誤，差別在於民進黨的失誤多集中在八零年代，而國民黨則是密集出現在九零年代。尤其民進黨在初期的配票失誤率相當高，顯示選票的集中與分配不均，但是與國民黨持續失誤的狀況不同，近期民進黨的配票失誤已顯著地降低，甚至在最近一次立委選舉趨於新低，這符合早期文獻對於民進黨配票能力的質疑，以及對國民黨配票能力的描述。但是進入九〇年代情況顯然改觀了，



圖一：KMT 區域立委選舉複數選區提名失誤與當選比例圖，1983~2001



圖二：DPP 區域立委選舉複數選區提名誤差選區與當選率比例圖，1986~2001

民進黨持續在配票能力增強，降低低度提名的現象，並壓低超額提名的比例，往一個適度提名行為的標準趨近；而國民黨是另一個故事：早期配票能力在九二年後屢受挑戰，似乎與多次政黨分裂相關，而超額提名的現象無法壓制，兩者造成高比例的提名失誤，相當程度貢獻於歷次選舉席次紅利的萎縮。

其次，在選區的影響上，初步討論完國、民兩黨在歷次立委選舉提名失誤的時序性觀察後，繼續以選區大小（magnitude）為分類對象，進一步探討選區大小對於提名失誤的影響。

表六呈現的是國民黨提名失誤與選區大小的關係，相當出乎預料的：選區越小國民黨提名失誤的比例越高，尤其表現在超額提名上，一半以上的超額提名案例集中在小型選區（二至五席），相對地選區越大，提名失誤的狀態越低，這與一般對於選區越大越難適度提名的印象有差距，而反倒是在小型選區失誤較多。另一個與一般印象有差距的是：國民黨在小型選區的失誤三分之一以上是配票失敗，這的確違反選區小，越好配票的直覺；相對的，國民黨在大選區反而失誤趨近0，也無超額提名的困擾。

國民黨在大型選區表現較佳，小選區反多是新興政黨的崛起之地。當然另一個原因可能是統計上的假象，因為大選區（席次十席以上）佔全部選區數不過13%，因此提名失誤率自然較低，不過以總體三成的失誤率觀之，大選區的失誤率仍是顯著地偏低，顯示大選區對於大政黨仍是相對有利的，小選區反而容易因為第三黨候選人的干擾，而產生選舉失誤。

表六：選區大小與國民黨提名失誤，1983-2001

選區大小	選區數	失誤數	百分比	超額提名數	低度提名數	配票失敗數	當選率
2~5	66	25	0.38	15	1	9	0.61
6~9	46	13	0.28	13	0	0	0.66
10~13	14	1	0.07	0	0	1	0.74
16~17	2	0	0.00	0	0	0	0.60
Total	128	39	0.30	28	1	10	0.66

表七：選區大小與民進黨提名失誤，1986-2001

選區大小	選區數	失誤數	百分比	超額提名數	低度提名數	配票失敗數	當選率
2~5	62	14	0.23	3	2	9	0.65
6~9	41	17	0.41	10	3	4	0.71
10~13	14	5	0.36	4	0	1	0.74
16~17	2	1	0.50	1	0	0	0.44
Total	119	37	0.31	18	5	14	0.68

至於國、民兩黨選舉失誤的分佈相比較，表七呈現民進黨提名失誤與選區大小的關係，同樣出乎預期的：民進黨的提名失誤亦較集中於小選區，與國民黨不同的是多集中在中型選區（六至七席），而且亦以超額提名與配票失敗居多，顯示兩個大型政黨在中、小選區易於產生提名失誤，相對地，大選區反而易於配票。不過若以不同選區的比例來觀察，民進黨在大選區（十席以上）的失誤率，其實與總體失誤率 31% 相當，因此只能說民進黨並未如預期的，在大選區有較多的提名失誤率。

五、以選票有效動員為指標

所謂以選票有效動員為指標，是以政黨候選人複數選區得票情況所建立的測量指標，預期可分成兩種：浪費票及無用票（詳細討論參見附錄一）。一個政黨處於 SNTV 的競爭環境下，在其有限的選票資源運用上，如果能有效配置於所提名的候選人，即不超額配置或分配不均就有可能獲得較高的席次效益；也就是如果能有效分配選票，勢必可以帶來較高的當選率，乃至席次紅利的增長。換言之，政黨透過適當的提名及有效的選票分配，不至於造成選票的浪費或是選票的無用。

在指標計算原則上，(1) 無用票比率：所有複數選區該黨落選者得票和 / (除以) 所有複數選區該黨得票總和。(2) 選票浪費比率：在選票浪費比率計

算主要是以所有複數選區該黨當選者得票超過（該選區安全票數）總和/（除以）所有複數選區該黨得票總和。而資料範圍及認定原則上，此一指標所採用資料之範圍及認定原則，和前一指標（以選區提名失誤為指標）相同。

在測量結果上，這兩個選票無效指標和前一節所建構的三個提名失誤指標，最大的不同在於提名失誤指標為互斥的，而有效動員與否指標並不互斥。浪費票反映的是選票的偏差動員，即對於特定候選人的高度動員，造成的結果不外是可能當選數的降低，且同時牽動無用票的提高。但浪費票與無用票兩者間也可以是互不關聯的，即無偏差動員的情況下，可能因超額提名造成配票的不足，造成多數落選，同時也促成無用票的提高。反之，在無超額提名的情況下，因為浪費選票的增加，必然牽動無用票的提高，反映為政黨選舉結果的失利。當然，無用票的提高並不必然牽動浪費票提高，因為無用票的提高並不完全是由浪費票所造成。因此無用票與浪費票在選區間存在多種的組合關係，但一致的是，不論是無用票的提高或浪費票的提高，都將造成政黨選舉的失利。

以下，以這兩個選票動員指標，探討國、民兩黨在歷次選舉、不同選區的動員表現，並透過政黨間、選舉年與選區間的比較，呈現 SNTV 制下不同政黨的動員情況，以及相應的選舉命運。

首先，在年度的變化上，表八、表九所呈現的是國、民兩黨歷年來，浪費票與無用票方面的總體行為，兩黨的發展趨勢，以及選舉紅利變化的情況。國民黨歷年來在浪費票方面，呈現 2% ~ 4% 之間的微幅波動，這反映歷年來國民黨並沒有選票過度集中的情況；也就是說，在選票運用能力上如同一般的認知一樣：國民黨在組織動員能力強大，而且這樣的觀察和近年來對於國民黨組織動員能力下降的感覺有所不同。但在無用票發展趨勢上，則是自八零年代後逐漸上揚，到一九九二年出現第一波的高峰，隨後逐漸下跌，但於二〇〇一年出現歷年最高的無用票（32%）。這樣的發展趨勢，若對照表一國民黨的席次紅利變化，明顯的兩次無用票高峰（1992，28%；2001，32%）席次紅利皆降至 1%，為歷年來最低。也就是，隨著八零年代無用票逐

漸上揚，國民黨在席次紅利的表現亦逐年下降，當一九九八年無用票比例降至 10%，亦反映出 7% 的高席次紅利。這樣的發展趨勢，表現出無用票比率和政黨席次紅利的變化呈現密切的關係；亦符合先前所假設的，無用票比例的提升將造成政黨選舉的失利，反之無用票比例的下降亦能產出較好的選舉表現。

表八：歷年立委選舉複數選區國民黨有效票及當選率比例，1983-2001

年度	浪費票	無用票	無效票	有效票	當選率
1983	0.03	0.11	0.14	0.86	0.73
1986	0.03	0.15	0.18	0.82	0.71
1989	0.04	0.22	0.26	0.74	0.54
1992	0.02	0.28	0.30	0.70	0.58
1995	0.03	0.22	0.25	0.75	0.62
1998	0.04	0.10	0.14	0.86	0.84
2001	0.02	0.32	0.34	0.66	0.58

資料來源：政大選研中心網站，中選會 1983、1986、1989、1992 選舉實錄，聯合新聞網。

表九：歷年立委選舉複數選區民進黨有效票及當選率比例，1986-2001

年度	浪費票	無用票	無效票	有效票	當選率
1986	0.13	0.21	0.34	0.66	0.44
1989	0.12	0.28	0.40	0.60	0.43
1992	0.09	0.11	0.20	0.80	0.69
1995	0.04	0.24	0.28	0.72	0.64
1998	0.04	0.20	0.24	0.76	0.69
2001	0.04	0.08	0.12	0.88	0.92

資料來源：政大選研中心網站，中選會 1986、1989、1992 選舉實錄，聯合新聞網。

透過國民黨歷年來浪費及無用票的發展趨勢，顯示國民黨在組織動員能力依然強勢外，更進一步透露出，雖然組織動員能力未有減弱，但卻因無用票比例大幅上升，造成選舉失利，間接證明影響國民黨席次紅利多寡的主要因素為超額提名。因為在選票並未過度集中的情形下，無用票增加的主要因素，不外是超額提名造成選票不足的高票落選。

至於表九，則呈現民進黨歷年來浪費票與無用票的變化，有別於國民黨的發展趨勢，在浪費票方面是一個逐漸下跌的趨勢，八零年代居高不下的浪費票比例在進入九零年代後則大幅下跌，自一九九五年起更持續壓抑於4%的水平。這樣的行為趨勢反映八零年代民進黨的選票集中嚴重，此一觀察和新興政黨初期組織動員能力及選舉經驗有限，容易在SNTV選制中出現偏差動員的說法相吻合；相較於八零年代的表現，九零年代的民進黨展現的是低度的選票浪費。

在無用票發展的趨勢，同樣於八零年代呈現高無用選票的情況，但於九零年代則呈現上下波動的情況；對比於表二民進黨席次紅利的變化，八零年代的高浪費及無用票相當程度為-5%的席次紅利的現象提出解釋。進入九零年代後浪費票下跌，因此主要影響選舉表現的是無用票的多寡，最明顯的是二〇〇一年獲得歷年最高的席次紅利（8%），同時無用票比例亦為歷年最低（8%）。

民進黨歷年浪費及無用票比率發展的趨勢，明顯影響席次紅利取得，且更進一步顯示，九零年代民進黨與國民黨在選票有效動員能力上相當。因此我們可以總結地說，影響席次紅利競逐的關鍵在於是否能有效提名；亦即在有限的選票基礎上，有效地分配選票，使其能有效地轉換為席次率，這些選票我們稱之為有效票。

其次，在選區的影響上，除了從總體上探討浪費及無用票的時序的變化外，接下來我們依選區大小進行觀察。直觀上選區越小，政黨在提名及選票有效動員所面臨的困擾應比大型選區少；因為隨選區應選名額及提名數的增加，同時選票動員更為複雜，所造成的不外是偏差動員（選票集中或配票失

敗)及提名失誤的機會大增。

表十所呈現的是國民黨歷年來，在不同大小選區中浪費及無用票的比例。在選票浪費方面所呈現的，和直觀上的認知完全相反：在越小的選區選票浪費越嚴重，反而是選區規模越大，卻呈現幾近無選票浪費。在無用選票方面所呈現的，同樣和直觀的認知有不小的差異，選區規模變小反而無用票比例高，唯一和通常認知相符的，是最大的選區（16~17席）無用票亦最為嚴重（25%）。

更進一步觀察浪費與無用票的相關性，呈現如先前所提的浪費越嚴重，無用票亦隨之增長，同時國民黨在中、大型選區的表現優於小型選區，但是最大的選區（16~17席）卻呈現無浪費的情況下，卻有最高的無用票比率，意謂國民黨在較大型的選區有超額提名的情況。而民進黨在浪費票比例上，同樣和直觀的看法有所出入，在小型選區出現較高的浪費，反而是在大型的選區出現較低的浪費。而在無用票方面則和直觀的看法一致，在小型的選區出現較少的無用票，而在較大的選區出現較高的無用票。

表十：選區大小別／國民黨有效票及當選比例，1983~2001

選區大小	選區數	浪費票	無用票	無效票	有效票	當選率
2~5	66	0.04	0.24	0.28	0.72	0.61
6~9	46	0.03	0.17	0.20	0.80	0.66
10~13	14	0.02	0.15	0.17	0.83	0.74
16~17	2	0.00	0.25	0.25	0.75	0.60
Total	128	0.03	0.19	0.22	0.88	0.66

資料來源：政大選研中心網站，中選會 1983、1986、1989、1992 選舉實錄，聯合新聞網。

表十一：選區大小別／民進黨有效票及當選比例，1986~2001

選區大小	選區數	浪費票	無用票	無效票	有效票	當選率
2~5	62	0.09	0.05	0.14	0.86	0.65
6~9	41	0.06	0.18	0.24	0.76	0.71
10~13	14	0.07	0.17	0.24	0.76	0.74
16~17	2	0.05	0.31	0.36	0.64	0.44
Total	119	0.07	0.18	0.25	0.75	0.68

資料來源：政大選研中心網站，中選會 1986、1989、1992 選舉實錄，聯合新聞網。

六、代結論：初步的發現

透過兩種指標的建立、觀察時序的延長、觀察範疇的擴大及對競爭環境的變化探討，本文有以下研究發現。

(一) 選舉經驗與政黨學習

在過去的絕大多數研究中，對於政黨是否會隨選舉經驗的增加，而在選舉操作（提名、動員、配票等）有學習，進而增進選舉獲益可能性方面的琢磨並不多見。於本文，透過兩種指標的測量，我們可以發現國民黨與民進黨雖然處境有所差異，但隨選舉經驗的累積，在提名行為與選票有效動員上，處處表現出修正與調節的傾向。國民黨雖然面臨支持度的逐年下跌及兩度分裂，但並未因此而不知所措；相反的，國民黨表現在提名行為的修正，同時並未因此在選票有效動員上出現大幅的波動。而民進黨則在支持度增長不大的情況下，呈現的是透過提名的最適行為的趨近，與選票偏差動員的修正，進而產出選舉席次率與紅利的走高。

同時，由國、民黨兩黨十餘年來（一九八三至二〇〇一年）在區域立委

選舉的提名行為、有效動員的調適與修正。我們亦可發現，不論是執政、在野政黨，隨選舉經驗的增加，在提名、有效動員上的修正是具有可能性的。

(二) 學習成本與干擾因素

政黨雖然透過選舉經驗的累積進行學習，但不同處境的政黨隨著外在干擾因素（interruption）的多寡，付出程度不一的學習成本。我們可由民進黨的經驗發現，一個缺乏經驗的新興政黨於投入選舉賽局的初期付出可觀的學習成本，民進黨在八零年代兩次區域立委選舉複數選區皆出現－5%的席次紅利，這可由偏高的浪費選票比例，及在一九八九年第一波應選名額擴充的高額度提名增長獲得解釋，但是這樣的學習在九零年代有了正面的回饋，民進黨逐漸能掌握 SNTV 賽局中最適的提名策略，以及有限選票的有效分配。

國民黨的經驗則是不同的故事，作為一個有經驗及組織動員能力強的政黨，即使面臨較多的外在干擾，學習歷程中的學習成本仍較低。國民黨雖然支持度逐年下跌，且有兩次政黨分裂，但並未因此出現「低度代表」的情況，且依然能維持超額的席次利益。

所以，我們可以由民進黨與國民黨的經驗發現，一個經驗不足的新興政黨於投入賽局的初期勢必付出可觀的學習成本。而一個有較多經驗及組織動員能力的政黨，負擔較低的學習成本，即使學習歷程中存有較多的干擾。但隨政黨規模差距縮減、提名及動員能力的日趨強化，黨際間的競爭更為激烈，提名的失誤所必須負擔的相對成本亦同時加劇。

(三) 與一般認知不一致的政黨表現

以往，在理論上對於 SNTV 選制的比例性分別有，超比例性（Superproportional）（Lijphart, Lopez Pintor and Sone, 1986; Taagepera and Shugart, 1989）、次比例性（Subproportional）（Cox, 1996）、介於 SMD 與 PR 間且隨選區規模增加比例性越接近 PR（謝復生，1992）等幾個主要觀點。

且同時，發展出此一選制對於小黨有利（超比例性）、大黨有利（次比例性）、大黨於較小的選區會有較好的表現，反之大型政黨於較大的選區表現將不如小型選區等幾種主張。

但在我們的研究發現卻和以往的觀點與主張有所不同，運用兩種測量指標所呈現的皆是在中、大型選區，大型政黨有較好的表現；反之，在小型選區，不論是在提名失誤或當選比例皆出現較差的表現。且若就政黨發展歷程與學習可能性觀之，未必如 Cox and Niou（1994）的研究所指出的「之所以會有有利於執政大黨的結果，不外是因為擁有政策制定優勢的執政黨，可以克服提名、配票等困擾。且因為其他在野的大黨無法克服提名、配票等困擾，所以自然造成有利於執政大黨的結果。」相反的，在我們的研究所發現的是，在野大黨即使未能擁有政策制定優勢，同樣展現出在提名、配票等困擾上的降低。

另外，在選票的有效動員方面，近年來多認為國民黨的選票有效動員能力降低，但在我們的研究中呈現的是，國民黨在浪費票比例並沒有大幅變動，也就是說國民黨的動員能力並沒如一般所言的降低太多；只不過民進黨的學習能力修正了她過往的錯誤，而有相當的席次率表現，因此一負一正的調節效果，造就了今天兩黨在立院席次的差異。

附錄一：測量政黨是否有效動員的重要指標說明

以下為測量政黨是否有效動員的重要指標之簡略說明。

浪費選票指標建立

本文於政黨有效動員與否所採用的浪費票指標，其設算基準為安全票數（ $V/M+1$ ）。基本估算單位為選區政黨當選者，透過各選區政黨提名候選人當選票數超過安全票數的加總除以政黨各選區有效票總和即可得到政黨浪費票之比例。以下分別從指標假設、指標作用、設算基準的建立等幾個方面說明。

（1）指標假設：

此一指標的主要基本假設為選票有效動員與否，也就是以選區候選人是否有超過合理的當選票數為觀察的重點。當政黨選區當選者已超過合理的當選票數當選時，即被認為是一種選票的浪費（無效運用），亦即是一種偏差動員的情況。所以此一指標和政黨表現呈現的應為反向關係，亦即當浪費選票越嚴重政黨於選舉的表現越差。這也意味此一指標並不會和政黨表現成正向關係，所以如果設算基準沒有錯誤所應呈現的絕不會是和政黨表現呈正向關係。

此一指標的升高代表的是政黨的選票動員出現偏差的情況，同時也反映可能的政黨組織動員能力減弱。反之若此一指標無變動或小幅度波動，所反映的不外是政黨偏差動員情況並無太大的改變。但若是出現大幅升高，所反映的即是偏差動員的情況加劇。

（2）指標作用：

如假設所提及的，此一指標的變動情況可以用來觀察政黨在選票動員是否有偏差的情況，更進一步可透過和無用選票指標來估算政黨有效運用選票的比例。透過有效運用選票比例的估算，可以由選票運用的情況評估政黨在

提名行為的表現為何？同時此一指標和無用指標亦具有連動性，即政黨在合理的提名情況下若出現存有偏差動員所可能造成的結果，即是配票失敗造成可能當選席次的減少。

(3) 設算基準的建立：

在設算基準的建立上嘗試採用的基準有 1、安全票數（浪費票一）；2、實際門檻（浪費票二）；3、選區當選者得票平均數（浪費票三）；4、經驗門檻（ $V/2M$ （浪費票四））等幾個基準（Taagepera & Shugart, 1989；林繼文, 1999）。以安全票數為基準設算和以選區提名失誤的指標設算基準一致，但缺點在於和實際選舉情況略有出入，在實際經驗中當選者往往無需達到安全票數即可當選。所以也嘗試運用實際門檻為設算基準，但實際門檻的缺點為門檻過低有高估應當選數的不合理存在，亦是在浪費票認定上過於嚴格。基於以上兩個指標存在的缺點，所以又嘗試運用選區當選者得票平均及經驗門檻（ $V/2M$ ）為基準設算。¹⁴ 以下以表A呈現三種設算基準下所得到的結果：

表 A：國民黨歷年來區域立委選舉複數選區各種基準之浪費票比例，1983~2001

選舉年度	浪費票(一)	浪費票(二)	浪費票(三)	浪費票(四)	當選率	席次紅利
1983	0.03	0.16	0.05	0.31	0.73	0.13
1986	0.03	0.16	0.03	0.31	0.71	0.09
1989	0.04	0.16	0.06	0.21	0.54	0.08
1992	0.02	0.13	0.03	0.17	0.58	0.01
1995	0.03	0.14	0.04	0.23	0.62	0.02
1998	0.04	0.22	0.08	0.31	0.84	0.07
2001	0.02	0.11	0.03	0.15	0.58	0.01

資料來源：政大選研中心網站，中選會 1983、1986、1989、1992 選舉實錄，聯合新聞網。

14. V = 選區總有效票數； M = 選區應選名額。Taagepera & Shugart 所指出的平均納入性與排除性門檻概念，主要認為選區平均納入（當選）或是被排除（落選）的標準，介於（ $T(\%) \approx 50\%/M$ ）。在 Taagepera & Shugart 所指出的平均納入性與排除性門檻（ $T(\%) \approx 50\%/M$ ）主要將門檻(T)的計算，以 50%選區有效票除以選區應選名額。若將此平均納入與排除門檻的等式稍微修改，將原本的分母的 50%有效票改為 100%，而將原本的分母改為兩倍(2M)。我們就可以得到 $T(\%) = V/2M$ 。

表 A 所呈現的為四種設算基準，對於歷年來國民黨在區域立委選舉複數選區偏差動員情況的測量。前三種指標所一致呈現的為浪費票波動幅度有限，較為不同的是以經驗門檻（ $V/2M$ ）設算的浪費票（四）波動較大，且遠超過以實際門檻為基準的浪費票（二）。在浪費票（二）所呈現比其他兩個設算基準較高的浪費比率，一方面反映出以實際門檻為設算基準，所可能呈現的結果。因為往往實際當選門檻較低，所以有越多的當選會表現出越高的浪費，同時浪費票（二）在當選率、席次紅利越高卻浪費越嚴重。這樣的情況，同樣出現在以經驗門檻為基準的浪費票（四），且相較於浪費票（二）浪費的比例更高。

表 B：民進黨歷年來區域立委選舉複數選區各種基準之浪費票比例，1986~2001

選舉年度	浪費票(一)	浪費票(二)	浪費票(三)	浪費票(四)	當選率	席次紅利
1986	0.13	0.30	0.17	0.39	0.44	-0.05
1989	0.12	0.27	0.13	0.31	0.43	-0.05
1992	0.09	0.35	0.16	0.35	0.69	0.01
1995	0.04	0.16	0.06	0.23	0.64	0.01
1998	0.04	0.20	0.06	0.27	0.69	0.02
2001	0.04	0.26	0.10	0.31	0.92	0.08

資料來源：政大選研中心網站，中選會 1986、1989、1992 選舉實錄，聯合新聞網。

表 B 所呈現的為四個設算基準所測量的民進黨偏差動員情況，浪費票（一）（三）所呈現的是逐漸下降的無效票比率，而浪費票（二）則是呈現選舉表現最差及最好都大幅上揚。而浪費票（四）則呈現不規則的波動，且在浪費比率上，同樣的高於以選區當選者最低得票為基準的浪費票（二），這反映的是浪費票（二）、（四）在測量上有其不合理。

值得注意的是，以經驗門檻為基準的浪費票（四），在國、民兩黨的測量

上皆出現浪費比率，皆高於以選區當選者最低得票數為基準的浪費票(二)。之所以浪費票(四)呈現這樣的結果，不外是以經驗門檻為基準所估計的最低得票，出現低於實際最低當選票數的情況。這不但反映以經驗門檻為基準設算的浪費票(四)，在測量上有其不合理，同時也出現低於實際最低當選門檻的邏輯問題。當我們以浪費票變化來測量偏差動員情況時，不外是透過對過度集中於特定當選者得票來觀察是否有偏差動員。故若是將設算門檻，設定低於實際最低當選票數，則明顯的不合測量的基本邏輯。以下以表C呈現，各年度各選區經驗門檻和實際最低門檻的差距。¹⁵

表C所呈現的為經驗門檻(V/2M)和選區當選者最低得票的差距比率，明顯的絕大部份的選區，經驗門檻皆低於當選者最低得票。所以，以選區當選者最低得票為基準的浪費票(二)及以經驗門檻為基準的浪費票(四)，在偏差動員的測量上，明顯的並不適當。

透過四個基準建立的指標在兩黨表現上的測量，我們發現採用實際門檻及經驗門檻明顯在測量上有其不合理。而在指標選擇上以安全票為基準的浪費票(一)及浪費票(三)在兩黨的測量上都有一定的作用，但浪費票(三)的設算基準和本文另一個測量指標(以選區提名失誤的測量指標)有所不同。所以，在標準力求一致的考量下，我們選擇以安全票數為基準的測量指標進行測量。

當然選擇以安全票數為基準的浪費票(一)，基本上視實際門檻與安全票數的差距為政黨選票配制的合理區間。亦即不求政黨能完全一致的選票配置，只要能將選票配置於實際門檻與安全門檻即可。

15. 表C所呈現的主要是各年度各選區，經驗門檻(V/2M)和選區實際最低當選票數的差距比率。所謂經驗門檻與選區最低當選者得票差距比率即為，(經驗門檻-(減)選區當選者最低得票)/(除以)選區當選者最低得票。由於，在我國區域立委選舉，選區規模、選區規劃自一九八三至二〇〇一年間略有變動。所以，表C未有數值部分(-----)，為當年度並無此一選區規劃或此一選區並非複數選區。

表 C：各年度各選區經驗門檻與實際最低當選票數差異比率表

選區	1983年	1986年	1989年	1992年	1995年	1998年	2001年
台北市	-0.08	-0.23	-----	-----	-----	-----	-----
台北一	-----	-----	0.44	0.88	-0.04	-0.05	-0.12
台北二	-----	-----	-0.28	0.43	-0.21	0.18	-0.14
台灣一	-0.17	-0.18	-----	-----	-----	-----	-----
台灣二	-0.14	-0.19	-----	-----	-----	-----	-----
台灣三	-0.33	-0.27	-----	-----	-----	-----	-----
台灣四	-0.19	-0.20	-----	-----	-----	-----	-----
台灣五	-0.25	-0.25	-----	-----	-----	-----	-----
台灣六	-0.32	-0.46	-----	-----	-----	-----	-----
北縣	-----	-----	-0.03	0.18	-0.05	-----	-----
北縣一	-----	-----	-----	-----	-----	-0.15	0.17
北縣二	-----	-----	-----	-----	-----	-0.21	-0.18
北縣三	-----	-----	-----	-----	-----	-0.01	-0.06
基隆市	-----	-----	-----	-0.03	0.29	-0.08	-0.01
宜蘭縣	-----	-----	-0.01	-0.07	-0.26	-0.08	-0.07
桃園縣	-----	-----	-0.12	-0.11	-0.06	-0.03	-0.02
新竹縣	-----	-----	-----	-0.19	-0.3	-0.4	-0.17
新竹市	-----	-----	-----	0.14	-0.23	-0.3	0.12
苗栗縣	-----	-----	0.09	-0.23	-0.27	-0.15	-0.08
台中縣	-----	-----	-0.17	-0.25	-0.21	-0.08	-0.02
台中市	-----	-----	0.14	-0.27	-0.17	-0.04	-0.13
彰化縣	-----	-----	-0.07	-0.27	-0.25	-0.26	-0.06
南投縣	-----	-----	-0.14	-0.16	-0.08	0.00	0.07
雲林縣	-----	-----	0.06	-0.12	-0.17	-0.18	-0.24
嘉義縣	-----	-----	0.05	-0.14	-0.41	-0.16	0.00
嘉義市	-----	-----	-----	-----	-----	-0.26	-0.18
台南縣	-----	-----	-0.29	0.02	-0.06	-0.23	-0.07
台南市	-----	-----	-0.09	-0.16	0.00	-0.19	-0.26
高雄縣	-----	-----	0.12	0.11	0.07	-0.06	-0.02
屏東縣	-----	-----	-0.24	-0.17	-0.16	-0.1	-0.16
花蓮縣	-----	-----	-----	0.15	-0.02	-0.04	-0.07
高雄市	-0.07	0.25	-----	-----	-----	-----	-----
高雄一	-----	-----	-0.18	0.15	-0.19	-0.24	0.11
高雄二	-----	-----	-0.11	0.06	-0.09	-0.15	-0.01

資料來源：政大選研中心網站，中選會 1983、1986、1989、1992 選舉

實錄，聯合新聞網。

無用票指標

所謂無用票指的即是除了偏差動員造成的浪費外，另一種類型的政黨得票無效，亦即是政黨提名但未當選的候選人所獲得的選票，在 SNTV 選制中是無用的。雖然在我國選制下這些選票在不分區的得票計算上依然有意義，但就選區而言是等於沒有被利用的選票。

無用票在計算上並沒有如浪費票一般有設算標準的困擾，在無用票的計算只要是政黨提名但未能當選者的得票，皆等於是沒有被利用的選票（就選區而言）。在計算原則上如同浪費票一樣，透過各複數選區政黨提名候選人未當選者得票加總除以政黨在所有複數選區得票總和即為無用票。

無效及有效票指標

當我們估算出政黨的浪費及無用選票後，將兩者加總即為無效選票。之所以將浪費及無用定義為無效選票，因為不論是偏差動員造成浪費或是未能當選者所造成的無用票，就選區而言皆是沒有效果的選票。反之，相對於無效選票即為有效選票（ $1 - \text{無效票比例} = \text{有效票比例}$ ）。透過有效票比例的計算，我們可以進一步配合其他指標的運用來測量政黨在提名行為表現是否得宜。

參考書目

- Cox, Gary and Emerson Niou. 1994. "Seat Bonuses under the Single Non-transferable Vote System: Evidence from Japan and Taiwan." *Comparative Politics* 26: 221-236.
- Cox, Gary. 1996. "Is the single Nontransferable Vote Superproportional? Evidence from Japan and Taiwan."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0,3: 740-755.

- Hsieh, John Fuh-Sheng. 1996. "The SNTV System and It's Political Implications." In *Taiwan's Electoral Politics and Democratic Transition: Riding the Third Wave*, ed. Hung-Mao Tien. Armonk, NY: M. E. Sharpe.
- . 1999. "Manipulating the Electoral System under the SNTV: The Cas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on Taiwan." In *Elections in Japan, and Taiwan under the Single Non-Transferable Vote: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an Embedded Institution*, ed. Bernard Grofman, Sung-Chull Lee, Edwin A. Winckler and Brian Woodall.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Lijphart, Arend, Ragael Lopez Pintor and Yasunori Sone. 1986. "The Limited Vote and the Single Non-transferable Vote: Lessons from the Japanese and Spanish Examples." In *Electoral Laws and Their Political Consequences*, ed. Bernard Grofman and Arend Lijphart. New York: Agathon Press.
- Liu, I-Chou. 1999. "Campaign in a SNTV System: The Case of the Kuomintang in Taiwan." In *Elections in Japan, and Taiwan under the Single Non-Transferable Vote: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an Embedded Institution*, ed. Bernard Grofman, Sung-Chull Lee, Edwin A. Winckler and Brian Woodall.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Taagepera, Rein and Matthew Soberg Shugart. 1989. *Seats and Votes: The Effects and Determinants of Electoral System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王業立。1991。〈我國現行中央民代選舉制度的理論與實際〉。《政治科學論叢》2：135-152。
- 。1999。〈立委選舉制度改善之探討〉。《理論與政策》500：143-159。
- 。2001。《比較選舉制度》。臺北：五南。
- 林繼文。1999。〈單一選區兩票制與選舉制度改革〉，《新世紀智庫論壇》6：69-79。
- 徐永明。2002。〈立委選舉席次紅利的形成與變化〉。「世新大學選舉」研討會，世新大學。台北。
- 黃德福。1994。〈選舉制度與政黨政治：台灣地區解嚴後選舉競爭的觀察〉。《理論與政策》7，4：3-21。
- 黃秀端。2000。〈選民的策略投票：單一選區與 SNTV 制度的比較〉。「台灣政治學

會第七屆年會」，中山大學。高雄。

謝復生。1992。《政黨比例代表制》。台北：理論與政策雜誌社。

Old Dogs Learn the Tricks: Optimal Nominating Behavior in SNTV

Yung-ming Hsu^{*}
Houng-chang Chen^{**}

To identify the optimality of nominating behavior of both KMT and DPP, this paper produces two kinds of indicators, nomination error and effectiveness of vote mobilization, to evaluate party's nomination decision from 1983 to 2001 legislative elections. This research finds that KMT committed more nomination errors in 1990's than before, and induced the loss of seat bonuses. By contrast, DPP learned to reach the optimality by reducing both nomination errors and unused votes to produce positive seat bonuses. But the indicator of effective vote mobilization tells a different story that KMT was still strong at allocating vote while DPP made progress on turning voted into seats. The different electoral fortunes of these two parties were a result of learning capacity discrepancy for coping with changing electoral environments.

Key words: SNTV, KMT, DPP, Electoral Politics, Seat Bonus, Political Learning

* Assistant Research Fellow, Academia Sinica, Taipei.

** Graduate Student, Department and Graduate Institutio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pei.